諸史全本

十九

論

リ 8
2217
19

8 伊り
2217
19

宮城縣圖書

重訂路史餘論目次

宋 廬陵 羅泌著
明 仁和 吳弘基訂

卷之五
上帝
六宗
魯郊覈
商周之際

麟之本說

麟難

騶虞續

春秋用周正

外丙仲壬 原本闕

商有拱桑之祥 原本闕

右計十首

重訂路史全本

盧陵 羅泌 輯 仁和 吳弘基 全訂

淮陰 陳台孫 閱 錢塘 金堅

上帝

上帝之號。曷為而不正。蓋亦嘗求諸紲乎。有所謂天有所謂帝。周禮或言天。或言帝。或曰上帝曰五帝曰昊天上帝。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以蒼璧禮天。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

按四望五嶽望而祭

孫月峰曰典麗博廣爾雅釋詁又在纖褊之流矣

帝上帝非天而天非昊天上帝矣掌次大旅上帝張
氊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夫次小次而司服祀
昊天上帝大裘而冕五帝如之則五帝非上帝而昊
天上帝非五帝矣然則天帝果不同歟帝帝天天即
帝奚不同也天者元氣之統稱而帝者德之見乎用
者也以形體言則謂之天以主宰言則謂之帝及曰
其氣之顯洪高廣而言則又謂之昊天上帝而水火
木金土之帝居於五方佐而迭王者則為之五帝以

皆分統別號而言之者至於合昊天若五帝群然而
祀列位乎上而非可一名者夫然後揔而稱之曰上
帝是三皇之數制叵不知也若昔虞帝肆類上帝而
天師亦類上帝肆師類造上帝曰類曰旅則上帝果
非一帝矣然司裘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而司服
王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則天宜為昊天上帝昊天
上帝為天之見乎用者審也夫以司服昊天上帝與
五帝之祀服有所不殊則五帝於昊天超不降矣然

以掌次祀旅所張之次。乃不同焉。則五帝於上帝。為有降者。有所降。頗得合乎昊帝而同稱乎。祀帝圓丘。牲玉以蒼。兆五帝於四郊。玉以珪璋琥璜琮牲幣色從其方。而迎之各以其氣至之日。則五帝豈得同帝哉。雖統昊帝。統五精。而運化五帝佐昊帝。而毓物。猶之子父。非可離也。是故昊天帝五帝六神之辨。俱以祀同服大裘。而皆用圭邸。則知有所分。而又有所合矣。類而稱之上帝。孰不可哉。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惟稷配天。則有思文之頌。惟文王明堂則有我將之頌。郊一明堂六尊祖而親考也。豫之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配祖者天。而以配考者五帝也。夫以大旅昊帝在焉。則上帝合而稱之。為可訊矣。明堂五室以配五帝。其說古矣。易孝經周禮之義何有殊耶。至鄭康成傳以緯文。乃以昊天上帝為冬至圓丘所祀之天皇大帝。而且以為曜魄寶既復以為紫

微宮中大帝。又以為中宮天極天帝太一。其或繆盖如此。是以漢魏而來。祀䄍莫適。漢既曰上帝又曰太一。曰天皇大帝。魏曰皇皇帝天。梁曰天皇大帝。隋唐又曰皇天上帝。紛紛卒爾。頗不可懼。夫天皇大帝星中之一。而紫微太帝。乃北極之號。曜魄寶者北辰之神。而太一則中宮天極。句陳口中之一明者也。其於天帝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亦已別矣。何得遽同稱哉。嗟夫古人勤勤於禮意者常多。而拘拘於禮

文者常少。祖之配天。考之配上帝。豈苟然邪。康成以上帝為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為天。而不及五帝。抑未之悉爾。唐書新志。天皇大帝。為曜魄寶可矣。乃復以為昊帝可乎。今之郊祀昊天上帝。既正上位而天皇大帝。則位下方。斯合則矣。而或且疑之。亦不知變矣。

古祀三一。而武帝首祠太一。故李尋傳注以太一為天皇大帝。所謂通位廊紀者。夫冬至于地上圜

丘祀之者。上帝也。其樂圜鍾爲宮六奏。其玉蒼璧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正月上辛於圜丘祀之。亦上帝也。奏以黃鍾大呂。舞以雲門。牲用騂犢。玉用四圭有邸。泰壇之郊。所以祈農。圓丘之郊。所以報本丘。成。於自然壇。出于人爲二祀而實一神也。五帝之祀。雖兆四郊。而樂舞如祈穀。則上帝之及五帝所明矣。康成以昊天上帝爲曜魄寶。而五帝爲太微坐星靈威仰之屬。既以圓丘所祀爲曜魄寶。而

漢以泰壇所祀爲感生帝。謂王者感其神靈而生。乃太微之一帝。而兆於四郊。則爲南宮五佐。是以自漢而來。皆祭五帝。王肅乃謂天一而已。何得有此。五帝者。太昊之屬也。賈馬之徒。亦以爲五人帝。是言社稷。取句龍后稷配食之人。而遺其五土原隰之屬也。

六宗論

按望于山川望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回于類巡守而望目于牧皆天子之事也

招虞以旌。虞人不至。召嬪亡筲。楚嬪守苑。況非類之祀。豈聰明正直者之所歆哉。虞帝之初。肆類上帝。禋於六宗。於是望於山川。徧於群神。蓋由尊而之卑。先後之禮。固有序矣。六宗之神。亞於上帝。而世緜耶。莫有能明之者。諸儒之說既雷。歷代之祀亦異。泌不知其果是以致夫神之歆乎不也。雖然。請試為若謾言之。夫自漢而來諸儒之說。無慮數十百家。而其說有

十四。以為寒暑日月星水旱者。安國也。以為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者康成也。以為天地四時者。伏生馬融也。以為天地四方者。夏侯建歐陽和伯也。以為乾坤六子者。劉歆晁錯孔光王莽王肅顏師古也。其純於天者。後魏之孝文。則社佑李翰耳之。太常三年、立六宗祀皆別兆有常日、牲用少牢、孝文太和十三年、大義禋祀高閭舉十一不同之說、奚侯詳究、帝曰、書言上帝六宗。其文相屬。上帝稱肆其名。理是一事。六宗非別且禋非祀地之用。是祭帝之事。故稱禋以別之。蓋六宗一祭也。而今圜丘五帝在焉、乃詔祭天皇大帝、及五帝於郊壇、其純於地者。晉之虞喜。則劉昭以之虞論謂地有五色、木社象之。摠五為一。以成六宗。六為地數。是祭地也。故經無祭地之文。昭既後之。然禋非地祭。遂以為禋理之名。謂天宗地宗則許叔重是矣。五經異義云、古尚書言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也。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地宗河海岱日為陽宗、月為陰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祭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謂天宗地宗四方宗。則司馬彪是矣。彪表、雜諸家、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四方宗四時五帝之屬。晉初遂諱之。至季命。則以為不在天地四方。而在乎六合之間。氣、即則以為大極冲和之氣。為六氣之

宗者。孟康則以為天地間之遊神。張迪則以為六代帝王。張髦則。又以為三昭三穆。各憑私臆。不可典要。嗚呼秦為不道。崇非類。廢典祀。焚滅詩書。禮制於是乎失墜。漢室隆興。草創耶具。自文帝甘泉。汾陰祠祭天地。而孝成定南北郊。具列六宗。惟壇五帝。至於平帝。始建日月雷風山澤。而屬以星辰水火溝瀆。此則本乎王莽。元始中 安帝立天地四方之中。於洛陽戊亥地。比太祫。此則本兩夏侯。元始六年 魏明帝則曰王肅之

言。而從莽。司馬氏則以擊虞之請而從魏。然俱不離孔晁之說。而景初之復。則亦劉卲之說也。二年乃若張迪虞喜一無所據。而孟康李郃。又皆繆本玄文。曾何取我大玄曰。神逆乎六宗。蓋指六合。非主于祭而言。二子蓋自此。夫從六氣之說乎。則氣從天地。為乎而祀之。從六子之說乎。則卦乃象物。為乎而祀之。將從虞之說。則宗止乎三。從許之言。則宗不過二。賈逵之說本許。則鄭駁之矣。馬融之說本伏。則杜非之矣。俱不得其當也。三昭三穆。前人如程顥王安石

輩多取以為祭人鬼。然穆非宗也。夫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二昭三穆。世何嘗廢。祀此固不必議者。且七政既齊之後。則惟及天神之曷有文祖。有事于在璣衡之前。而後于餘時哉。惟康成安國比諸家言。家能迎而代莫之行者。雖然宗之為言。總也。司中司命。實係文昌。而好而好風。是乃箕畢。以總而言。是特一宗爾。豈得有實燔曰浚櫟燎哉。此鄭之失也。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日月在郊而不在宗矣。冬享司寒。而四立各自迎氣。則四時寒暑不在宗矣。此孔之失也。然則佑之取魏亦有矣。夫

六天之說。本出漢世。源於緯候。而成於康成。然魏氏以昊天上帝為首。則又非矣。佑之所以取之。蓋以昊天上帝。周用禋祀。而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五帝如之。則禋不屬於別祀。不知先王禮典。莫有重舉。上帝既已肆類。豈復禋乎。佑抑不知漢之所祀。自是泰乙。故曰泰乙者。天神之最貴。其佐為五帝。是則非昊帝矣。然亦未敢謂安國是也。緊復語之。宗亦祀之尊也。伯夷典天地人之三礼。而曰秩宗。周官主祀。大神祇而曰伯宗。大宗。小宗。族之尊也。老子曰。萬物之宗。言

孫月峰曰精博辨洛路史六禮宗

萬物莫不尊也。莊周曰天地為宗。故禮有天宗。則亦有地宗矣。天宗者。萬象之宗。雲漢虹覘。雷電雪霜風雨氛祲之屬。非必日月星辰。而地宗者。萬類之宗也。土石金穀草木毛羽鱗介之屬。非必主于山川。求之於傳。又有河岱之宗。河宗則萬水之宗。謂淵泉溪沼藪岸灘濤之屬。非主于山川而岱宗則萬山之宗也。謂岡巒陵谷阿隴原隰四瀆之屬。非主于五岳九山之屬。而岱宗不該。故以大為宗而總祭之。如夷蠻戎狄之總名曰人爾。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於地而加詳是四宗者。所以及乎其不及而已矣。然則幽宗雩宗。其不在六宗乎。日月既主于郊。四時寒暑。復各屬于歲。惟星一類寔繁。猶之在地之山。而水旱者陰陽之極。民事之尤切。故二者自為宗。或曰大宗云禋山川云望。則山川在望。不在禋矣。是故禮無禋地之文。是不然。禋者蠲精之名爾。犬傅作煙。則事止燔燎。然劉昭曰。堙則及於瘞埋矣。且古書曰。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也。奚為而不併地。如曰不然。則安國之說。庶乎其次矣。他不足稽也。安國之說。出於祭法。而附於孔業子。家語曰之。蓋孔氏之家。世有是說。故五充蘓軾一皆從之。亦木敢以為安也。且將從孔說則必上

自類帝至于群神。合以為一。而又升五帝於肆類。而不禋于六宗。禋日月於六宗。而不與於郊類。斯可矣。何則郊祀而及於天地間之神。古蓋有矣。燔柴壇。瘞泰折。此則似乎類帝而合食矣。泰昭祭時。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此則似乎六宗矣。四時寒暑。雜別有祭。于此人合而享之。末大宮。郊既主日。則日月決不可下齊乎六宗。星為幽宗。水旱為雩宗。此自二類。鄭改宗為禜疎矣。坎壇以祭四方。而又徧祭于百神山林川谷丘陵。觧出雩為風而。見怪物

有。此則合乎山川與群神矣。四方非山川林谷丘陵又未盡于百神。此漢儒以意求之。是以漢世泰壇其中。而五帝環壇其下以求當乎六宗。而復壇設群神。以求合乎書之文。是則禋類有神合之以為一也。山川惟不望知。徧走其地矣。里遥祭爾。以山高可望而祭之。川曰望者。木山而言之。漢岳賣各祠其處。然不望則非也。王肅治家語。而輒自異之。必有其說矣。噫多言奚為。後世。必有。堯。舜。文。王。周。孔。者。出。不。由。群。惑。一。斷。以。義。則六宗之秩正矣。于予與何有。

陳卧子曰議礼之家。輙生聚訟。恐堯舜諸君出。尚未能壹紛紜而使静嘿柰何。

僖公三十一年夏四

魯郊禘

冒不幸而生於後世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魯之郊禘。抑可知矣。自王安石以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功。而成王報之以人臣不得用之禮。告神考。說者于経不得其證則又牽引司約所謂治神之約。為所主非常之禮。賞非常之功者以扇之。而聖人之意以益繆。夫魯之郊禘。其非礼亦明矣。當僖公三十有一年。春秋始書郊。而詩且著僖公之頌聖人之意不雖

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見也。是何說者猶以為未失。郊禘豈諸侯之得用哉。今也郊禘之名既同而汲汲然取其祀之小異者以為可。抑何瞀邪。周郊昊帝魯郊五帝。周禘帝嚳魯禘文王。周郊日至而魯之郊孟春。周牛以騂而魯之牛白牡。此果魯之殺其僭而自為之制也。周祖后稷故禘帝嚳。魯祖周公故以為禘文王。日至天帝用事之始故事天帝孟春五帝用事之始故以為祀五帝。豈以無書三月郊若卜郊祀五帝之為得正無談書用

公羊傳魯祭周公何以為牲用公用白牡騂公用騂周禘公不王

禘為禘文王之得宜邪。享以言帝。祀以言廟。不忒則歆爽矣。四卜不從。鼠食牛死。有天道矣。何謂春秋不懈。而享祀之不忒乎。皇皇后帝。后帝非威仰矣。享以騂。義騂義。非白牡矣。騂剛赤脊。公羊明文。文十三而禘周公以白牡。固明堂位之說也。豈祭周公以白牡。而魯公反騂剛乎。日月之常有交龍衮龍之旂。無日月周禮王建太常十有二旒。而覲禮天子載大旂以象日月升龍降龍。考工記弧旌枉矢以象弧。蓋張旗以

韣音獨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韣天子旌旗畫日月

一公三年春王王朋郊牛之口湯改卜牛牛死乃不

張韜弧以韣。而魯以龍旂承祀。載弧韣十有二旅日月之章。是名。旂。而寔常。魯之為制。固已無毫末。顧矣。周礼在魯。果何信乎。立五門。設六官。此春秋所為作予既論之。而世未之明也。盂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是月以寅矣。而穀梁子猶以為自正月至三月皆郊之時。此經所以無書三月之郊。宣三年之正月特書牛死乃不郊。則它歲牛不死。正月郊。矣。正月之郊。乃建子之月也。子服景伯謂吳人曰。魯以十月上

耳有事上帝先王。季辛而畢。自襄公末之有所改。則魯固十月郊矣。畢乎季辛。則十一月矣。故雜記曰正月日至。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有事于祖。此記禮之失。自獻子也。魯僭天子禮。故正月日至郊天。而配以稷。比其祭祖則固用夏之孟。故明堂位以六月祀周公於太廟。今孟夏也。獻子蓋將以尊其祖。而以夏五有事。此亦徒以二至為重也。彼見魯郊。不過三月。則以為啓蟄而郊見其及稷則以為祈農事。一何鄙邪

雖然定哀以來郊皆正月又未嘗以十月郊禘之備明自淺世非成王與周公斷可識也魯用王者禮樂予既言矣今得而卒其說

記禮者曰祭禘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于郊百神受職焉魯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于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文子之禮也是成王過賜

而魯公伯禽受之非也聖人于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悉書之乎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曰禮之變而書于策或以上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以牛于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而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是人庶人之不得祭五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故為等不易之理也○禮曰諸侯

方祀方祀者所居之方也不在境内者不得祭

諸理齋曰識韓家言

麟本說

絶筆獲麟二論見發揮矣夫哀公之十四年至秦滅周凡三百二十有四年子敢謂孔子之知秦哉予謂昔魯端門有血書云趨作法聖人沒姬周亡彗東出秦正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絶明日子夏泩視之血書蜚爲赤烏化爲帛烏消書出署曰演孔圖中有制作之狀言孛烏之出周室遂微秦正滅周滅諸侯及子秀書亦甲平孛胡亥破先王之道也端門今在孔

廟東南十一里。春秋說題辭。言孔子謂子夏獲麟之月。天當有血書魯端門。子夏錄之者此也。故演孔圖云孔論經有鳥化為書奉以告天。赤爵集之。化為黃玉。刻曰孔提命仰應法。是為赤制。又云麟木之精。蒼之滅也。麟不榮也。注謂見拽紙者。觀此然後知予言之有由。昔王通氏謂春秋以天道終。而孔穎達云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言必及彗。其亦有所承乎。緯候之書。吾不敢廢。頗豈苟然已哉。按孝經中契云。丘見孝經文成而天道立。乃齋以白之天。玄霜涌北極紀宮開北門。名亢星。北落司命。天使書題號云。孝經篇目。玄神辰裔。孔丘知元命。使陽衢乘紫麟。下告地主要道之君。後年麟至。口吐圖文。地落郎服書魯端門。隱形不見。子夏往觀。寫之得十七字。餘文二十消滅。飛為赤鳥。翔摩青雲。觧殼論云聖人不空生。不受命而制作。所以覺斯民。覺後生也。西狩獲麟。知天命之去周。赤帝之方起。為周亡之異。漢興之瑞。及聞端

門之命。有制作之狀。乃遣子夏等一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修為春秋。故春秋說丘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為漢制法。陳序圖錄。又云丘水之精。治法為赤制功。西狩獲麟。言赤受命。蒼失權。周滅火起。采薪得麟也。而何休乃謂孔子按錄。知劉季當代周。見薪者獲麟。知為之出。謂采薪有庶人。然火之意。明赤帝將代周。西狩獲者。從東而王西。東卯西金明卯金之得天下。又不書下三時者。木絕火王。漢興之應。此過鑿也。然家語亦云。子與子貢講道德。有赤氣起貫于天。子曰魯端門當有血書西飛為烏。則非特緯書也。書林作烏。洽遺記云。夫子生時麟吐王書。故以為聖人之應也。

麟難

麟果何物邪。孔子曰麟以爲畜。故獸不狘刳胎殺夭。則麟不至。如此而已。迭自西狩筆絶。而世之學士弗復知麟之爲物。於是群起而要爲之說曰瑞獸也曰仁獸也。曰土畜也。或曰木之精。詩含神霧曰北方元獸之獸。鶉冠子曰西方之毛蟲。陳欽曰中央軒轅大角之信。蔡邕若是其不一也。底言其狀。則曰麕身牛尾。曰狼項馬蹄。曰黄色圓蹄。曰狼額赤目而五蹄。高丈二尺。身備

五色。腹下茹黃。角端帶肉。含仁懷義。居不群。行不侶。音中宮羽。步中規矩。不踐生蟲。不折生莽。不犯陷羅。不罹罔罟。飲清池而遊樂土。牝。鳴。遊。聖。牝。鳴。歸。和。春。鳴。扶。幼。夏。鳴。養。綏。秋。鳴。藏。嘉。冬。鳴。思。遲。食。嘉。禾。飲。玉。英。彬。彬。乎。有。文。蓀。申。申。乎。有。樂。蕙。京房菖洪鶡冠廣雅與孫氏瑞應之書。其說固多。不離乎此矣。歸和一作歸昌扶幼一作使芳養綏一作養耋。若語其壽。則或一千。廣雅或三千。抱撲子或云水出精精。公羊傳或云陽氣所孕。又云純陰之精

鶡冠子云歲星之散。保乾圖云機星得則生。運斗樞。何其紛紛邪。按孝經右契春秋感精符。麒麟一角。明海內之共一也。不刳台剖卵。則在郊矣。自漢而來為祥說者。咸謂麟生於火。而游於土。王者視明禮修。好生惡殺。動有儀容。賢者在位。不肖者退。則見郊野。禮斗威儀云。君畢金而正政大平。則在郊。而春秋攷異郵。以為王者功平則至。孝經緯亦言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麒麟臻。故劉向謂帝王之著。莫不先致四靈。是以治

平則至。德盛則以爲畜。而三五曆紀。遂記黃帝之世。以麟爲畜。尚書中候。亦謂黃帝時。常在園囿。而傳且記堯時每在郊。郲虞世來遊於田。遂使庸君。想致學士。妄談。於是。指鳥爲鸞。鵲作鳳。雙真假。僞漫不可攷。差平。鉏商一獲而周室衰。孝武一獲而漢祚微。章帝何人。而元和二三年間。郊國上麟者五十一。安帝延光亦且三見。孝獻延康之元。一年之中。至十見于郡國。石季龍開華林。郡國上送蒼麟二八妾俾張司虞調之以駕苑。蓋晉宋以降。無代無有。而孟蜀之邦乃至多於犬彘。不知果何物耶。公羊氏云。麟非中國之獸也。而瑞中國。中國有王則至。今并州有野麟。其大如鹿。則又非瑞物矣。予聞唐文皇時。龍支來貢天馬。憧地無毛。鱗生於肉。目若黃金。項若雞距。股裏旋毛。光成日月。在處大鮮。雲周覆之。予以是真麟也。餘予之言。其亦出於想像而不足懲者。載質之傳。牡麒牝麟。而書中候則云。麒似大麋一角。麟似馬而無角

赤目。斯迨得之。釋獸亦謂麟如馬而一角。不角者麒此雌雄之辨也。終軍所獲一角五蹄。蓋若麃者。果又何物邪。然詩義疏中興徵祥畫。又謂麕身牛尾狼頭一角馬足而黃。劉向謂其麕身牛尾圜頭一角。含仁懷義。擇土而蹈。則又繆矣。嘉祐一年六月。交趾貢二獸狀如水牛。身被肉甲。鼻端有角。食生芻瓜果。必先以杖擊之。然後食。時以為麟甲。沈云其與書史所載不同。恐為夷人所詐。而杜植亦奏其不似麕而有甲。山海經獸云麕大麃牛尾一角漢武帝雍得一謂之麟此是也。此必非麟。番商有辨之者。特山犀也。宋太始末武威進獸一角羊頭龍翌馬足。父老亦莫之識。按爾雅麕麟麐麕兕皆一角。然不言有鱗甲。惟廣志言符校謂其狀如麟。皮有鱗甲。此迨近之。而形乃如牛。遂宣詔荅為異獸。斯為體矣。方呂光入姑臧有麟正見百獸從之。光遂僭即三河。然則斯麟也。其果祥邪。果不祥邪孔叢子云。叔孫車子鉏商樵野獲麟。以為不祥。弃之五父之衢。有告者曰。有麕而肉角。子曰何在。吾

將觀焉。謂其御獸高曰。若言麟也。注視之曰宗周將滅。孰為來哉。乃作歌云ヒ。劉向更始皆以為應孔子。賈逵伏虔頴容輩乃云春秋文成三年狩麟不知春秋曰麟而作。文成二年而孔子卒。按孝經右契孔子夜夢豐沛之邦。有赤烟起。顔回子夏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之廟。芻兒捶麟。溲其前折左足。取薪覆之。子曰汝為誰。曰吾姓赤松。字喬持。名受紀。子曰有見乎。曰見一翕如麕者。羊頭上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子裝薪。麟視子。子趨而逃麟蒙其耳。吐書三卷。子精讀之事亦見搜神記。蓋妄矣。且諸傳記麟有蒼白黃紫班蜍之異。不可不知也。白獲于孝武。蒼獲于石虎。蜍麟紫麟出于罽賓。而記仲尼之生。紫麟格門者。乃若王母之爲班方平之乘黃。斯又方外之說也。

鍾伯敬曰
又心曲於
于古詩情
一旦照出

鄒虞續

古琴操云鄒虞者邵國女之所作也古者役不逾時不失嘉會邵國之大夫出行役故作是詩也鄒者天子之囿虞者掌囿之官東都賦云制同乎梁鄒韓詩云梁鄒者天子之田也故九成宮頌云司馬奉梁騶之典虞之時益為朕虞故詩韓魯說鄒虞為天子掌鳥獸之官周南補亡呂風鄒虞皆以吁嗟稱之穆天子傳七萃之士高奔戎擒獸以獻王命畜之東虞

則今之犀牛矣。自書大傳言散宜生等之於陵氏取怪獸白犀以獻紂。尾倍其身。大宗伯以白琥禱禮西方。而孫炎以為白虎。西方之義獸。白質黑文。一曰鄒虞。劉義方詩疏作騶吳。異義。陸機遂謂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身。不食生物。不踐生草。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蓋取應信厚之說爾。然山海經言林氏所出騶虞。其說如枝相如所謂囿騶虞者。今西河有騶虞縣。則或自一物也。歐陽公論蜀多端。其說甚美。然亦未可盡語。

商周之際

或稽書傳。必不得於予衷則疑。疑則求。求而未嘗不得。苑之於舜。必有美祥。武之於紂。必有殯怨。始嘗語矣。然不敢按鄙臆。及得浚魏書張淵傳。若四名山記乃得虞帝之事。而商周之交猶昧也。于是撫國事見希烏之言。謂文王拘羑里。武王羈玉門。卒斷紂頭。與韓非。武身受詈。湯身易名之說。以知文武王嘗辱于紂。三十九而未得其始末也。暨稽呂氏首時。乃云季歷

因死。文王苦之。有不忘姜里之醜者。時未可也。至武王而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則知周之辱累世矣。故非之諭者。以勾踐之官於吳。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而銀夫差于姑蘇。文王見罵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禽紂于牧野。故曰守柔曰強。二十一又云越王之伯也不病官。武王之王也不病詈。聖人之不病。以其不病則是武王也。而陽經且云。食子羮于甯里。莫自悔也。至此而沒南單之事見矣。嗟乎商周之載。一何惑邪。釋諒

闇而即戎。載木主。而示之。伐君之利。歸于己。而伐君之名。施於父。此。昔人所以謂二子恥食其薇者也。即按雄二之言。昔文王侵孟克莒舉酆。三舉事而紂兵之文王懼。請入洛西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贖炮烙之刑。仲尼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鄭長者言體道者無為也。無見也。此最宜文王矣。仲尼以文王為智。未及此也。義則然矣。然文王胡得千里之地哉載

觀呂氏順民之說。則知文王之處岐而事紂者。寬悔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遵。祭祀必嚴。於是紂喜。命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辭地。願為民請炮烙之刑。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也。得民心。賢千里也。文比面而躬事之。武南面而三斬之。敏而求諸何求而不得。故凡事必有實。審其源。循其委。則千歲之至。皆可知矣。何至盡百里之外。意他山之草木哉。

易升菴曰。商周以正朔之說。最數言介史冊所書民俗所用。二頃為言。其說極是。蔡九峰決定宇偏主一說。各有所得。終不可通。朱子答吾晦欺書。

春秋用周正

烝冬祭也。故周禮大司馬烝以仲冬。而魯烝以正月。是時王之正也。春秋所紀。抑不知魯史之舊歟。夫子之草之歟。商正建丑。而伊尹奉嗣王歸亳。若見厥祖。若即位。若朝廟。若湼辟。在歲首者。商書皆以十二月紀。是建不同而書不改。夏之月也。按在周書作周月也。右以夏正紀。則當云元年冬十有一月矣。今不然。而謂之王正月。是以周王之正紀。而夫子因之矣。雖

有曰或是常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張說本此。史伯璿瑾冕外編及元儒春秋改正辨甚詳。然人意不出此耳。

然以周正紀。而猶冠以春者。時王之四時也。定之方中。夏之十月。周之十二月。而城楚丘。乃見於次年之正月。紀其成也。去年閏在戌。則定中在十月。二在十一月。會小。故說者謂衛以十月城魯以十月。而左氏則謂啓蟄而郊。上而後耕。故說者謂魯無冬至之郊。蓋欲見魯非僭。宣之八年。六月。有事大廟。

又取周之禾。則春秋果用夏矣。是不然。經紀以周。而傳則亂以夏也。穀鄧之來朝。經書在夏。而傳謂之春。經以周而傳固以為夏。此預所以又謂春來而夏行禮。僖之五年。正月朔日。南至。傳預以周正說。傳亦何

常之有。預特曰其繆爾。使春秋以夏正。則二月無米十月大雪皆不得為異者。何事乎書。且在周禮有正歲有正月正歲為寅。而正月則為子。經書周時然子丑不得四年之正者。固自若。周以子正而周之書授民修祭。猶切用夏時。不易也。郊以孟春。建寅月也。帝以季夏。建未月也。而康成謂孟春子之月。季夏巳之月。而左氏則謂啓蟄而郊。上而後耕。故說者謂魯無冬至之郊。蓋欲見魯非僭。宣之八年。六月。有事大廟。

固云巳月。而明堂位以季夏六月禘周公。有非建巳之月矣。正。在。人。時。在。天。先。王。有。改。正。之。文。而。無。改。時之。實是故周官凡言正歲與田狩郊祀春夏秋冬皆本夏時。四月維夏。夕之初夏也。六月徂暑。夏之末夏也。春秋之書舉二中以見四時。則王正月。當為夏之正矣。而且不然。豈天之冬而周謂之春。天之夏而周謂之秋乎。此穀梁所以謂正月烝為冬祭之時。正月狩非春田之禮。四月郊為夏之始。九月郊為秋之終。則亦以春秋為夏正與二傳之說異。蓋不知周之四時。固不是律也。

窮渡考之周以子正而夏獨以夏故絳老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五甲子矣。而師曠謂是叔仲惠伯會承匡之歲。於今七十三年。今起文公之十一年。正月上盡是年二月癸木為七十有四年。於曠說不合。長曆攷之。則文之十一年正月一日為乙丑。所稱甲子乃三月朔是年二月二十

三。却為七十三年。以傳言之。則自此以前。晉國已用夏正僖公四年十二月申生縊經書五年春。九年十一月殺卓子。經書十年正月。十年冬晉殺丕鄭。經書十一年春。蓋傳或據晉史。而經則周曆也。左氏既與經違。而杜每以為之從赴。夫以赴辭必舉日月。史豈得而更哉。國語僖十六年文公過五鹿。子犯曰十有三年。歲在鶉火。必獲此土。以十二年。則為二十七年。是歲亡在鶉尾。而取五鹿。乃在二十八年之正。以夏正數則在二十七年之十一月。始應鶉尾之說。獻公之伐虢。卜偃曰。克之。其九十月之交乎。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是以周十二月為十月也。據汲冢紀年書。特紀一晉起自殤叔至莊伯十一年。魯隱之元年也。皆以建寅首歲晉滅乃復收紀魏事。故預以為魏國之史。預蓋知此故於正月每云謂夏正月。又云正天時以夏正而已。劉知幾不之知。乃以為春秋諸國俱用夏正。魯

以天子禮樂獨用周正斯又大妄左氏所記周夏之時不一而足曾隱之元則斷以為周正月獨有合於經指予故表而出之

路史餘論五卷

重訂路史餘論目次

宋 盧陵 羅泌著
明 仁和 吳弘基訂

卷之六

孔子生日
鮮卑烏九
唐國慶都 陶唐紀
平章百姓

九族

七廟

堯水不禱

星次

書唐月令

沈辟

右計十皆

重訂路史全本

廬陵 羅泌 輯　吳弘基 訂

臨海 陳函輝 閱　仁和 汪元燁 較

孔子生日

何惑乎儒學之衰乎。皆儒者之不自尊其道之所致也。失聖人之禮法。行乎天地之間。萬物賴之而相生養者也。一日或息。則日月為之孛蝕。陰陽為之錯繆。山川企走。咸失其所。豈止臣賊其君。子賊其父而已

陳明卿曰此等惝恍之作歸于學識責成學士大夫不可

哉頌佛何為而且與之分曹而抗衡邪今夫峩進賢
曳珩玉享太牢而踞廛屋者其貴大亦極矣既非先
聖人之賜哉奈何乘高驤道廟闕則抒然不之顧覩
籩豆什溝壍則恝然不之省而崇夷教奉緇侶則至
於縻捐跼蹐日虔禱月施給猶以未愜是何耶惟其
學識不至東無所見而將以圖荒唐之妄福也夫釋
氏果能以福人邪則王公大人今日貴大不由夷教
而碩以進其身潤其家者一本先聖人而取之亦不

知義命矣異時有假守古上饒欵孔廟者目老桑門
舞肘而過執而紡之曰吾由佛剎未始不肅而得無
狀則對曰儒自敬哉教而不自知其所以敬我有佛
書未始漫泄方其暇時珍藏十襲皈之敬之及其出
也又非盛服焚禮則弗敢以誦而今橫含經籍取具
汚毀狼籍靡所不至齋閣為聚訟之宮庭廡乃博寒
之闖何由興起守聞而忸之從而謝焉以今都邑橫
含實為無統所謂養士一皆無賴莫適者竊食其間

而所藉生徒則皆先進之徒多方占寄以為他日羅
憲免責計成才烏乎出哉嘗試語裘釋氏有所謂四
月八日固非其實而走天下之人沈道虔輩累世奉
事至推宅以為寺四月八日廣設圓像舉室慟哭流
風如此而孔氏有一初度之辰曾無記者非惟無記
正亦自不之知夫孔子之道固不俟此以輕重逢腋
之徒亦豈以斯而較彼然道尊在于師嚴而禮義存
乎愛敬誠使天下橫舍能曰夫子初度之辰畧為之

吳日之日東服禮器尚表光靈光五經精蘊寔聖人心血所留拜尔未始迂也

識庸何傷四月八日亦非寔之之日詳裘揮恒星說予曩繹齊書見臧榮
緒以宣尼庚子日生毋以是日陳五經而拜之未嘗
不仰之也奈何夫子一誕生之日史傳紀載靡有定
恪珞琭子云宣父畏以元辰而五行書論孔子以庚
戌年二月二十三日庚子甲申時生按庚戌乃魯襄
公之二十二年是歲周靈王之二十一年而長曆其
年二月二十三日實為庚子以哀公之十六年壬戌
歲四月己丑卒乃敬王之四十三年享七十有三齡

然公羊傳乃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則繫於十月之後蓋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庚子也是歲閏申以元術論節過在子可以庚戌語然或以為十月庚子則是今之八月乃襄公之二十一年而靈王之二十年也然歲在巳酉則為年七十有四不得為之庚戌故劉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雖然公羊子言十一月是月固無庚子以孔氏家譜及祖庭記等所以俱云二十一年十月庚子乃二十有七日故林開以為庚子之月節雖已過不知周正乃今之八月亦非得云二月矣今定著八月二十七日為先聖人孔子生日

公羊穀梁皆書孔子生左氏不記而獨書孔丘卒杜豫謂曰魯史而劉炫以為卿乃書卒此不合書妄也典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子為大夫夾谷之會攝相事矣故傳曰子為國老是大夫之尊者再命則宜書矣四月無己丑惟有乙丑己丑

乃五月十二日林開不知何據以為四月戊戌戊戌不在五月故祖庭記直以為四月乙丑

鮮卑烏丸

鮮卑者東胡也漢初敗於匈奴退保鮮卑烏丸之山曰鮮卑亦曰烏丸隋圖經云在柳城東南二百里又棘城東塞外及遼西北百里亦有鮮卑山露宿莽飲桓靈之際盡并此匈奴地光和中亂檀石槐種為小種鮮卑破之魏初莫護跋部入遼西從討公孫淵封國於大棘城之北曰步搖子本延為左賢王孫徒何涉歸漸華風進拜單于二子長曰吐谷渾以馬致國甘松之南孫葉延為吐渾氏官俗頗

同中國。及卒。兄弟繼立。至奪呂𩁹可汗百餘年。遷爲慕容氏。慕容鍾都督錄尚書事奔姚興。興拜始平太守。歸義侯。自永嘉建國爲吐谷渾。隨有伏允死。順爲可汗。順子諾曷鉢立。封青海國王死。子忠立。忠死子宣超立。襲可汗號。生曦皓卒。子非嗣。龍朔三年。土番并其地。散徙朔方河東境。次若莫廆遷徙何俗謂退渾。凡三百五十年國絕。

之青山。以大棘城帝顓頊之虛徙焉。元康四年教農桑。修政令。徵儒生撫華裔。四遠歸之。乃立四郡統焉。子皝遂王燕。前燕後燕南燕皆其別也。

范曄曰四夷之暴。其勢互彊矣。匈奴熾于隆漢。西羌猛于中興。而靈敵之間。二虜失盛。石槐驍猛。盡有單于之地。蹋頓凶桀。公據遼西之土。其陵跨中國。結患生人者。靡世而寧焉。然制禦上畧。歷世無聞。周漢之策。僅得中下。將天之冥數。以至於是乎

唐國望都堯山

唐今中山之唐縣也按輿地廣記堯爲唐侯於此漢屬中山國今中山之新樂皆故漢之唐也有堯山唐水南有望都城望都里東北有中山故城一曰廣唐城張曜中山記之中人城也望都城東有堯故城俗呼爲堯姑城世紀以爲慶都山在望都南張晏皇父謚皆謂以升堯山南望都山曰曰望都相去爲五十里今在唐縣東北五十四里俗呼孤山一曰豆山而

十三州志唐故城在盧奴北七十五盧奴今之唐也酈元云城去望都城八十去中山城七十推驗宜為唐城北去堯山五里與七十五里之說合然城南無山以擬都山於是欲以唐城為望都城而此又無城以應唐城乃以唐城東南十五高昌城為望都城蓋不知道里之誤也雖然唐之為名在在有之而平陽安邑亦皆曰唐平陽即晉之臨汾正乃詩之唐國有姑射山按九域志唐水之上地正名翼一曰絳而總曰平陽成王滅之以封叔虞後更曰唐安邑今隸解故絳之翼城城西二十有唐城又并之平晉北二里有故唐城寰宇記為唐堯所築夫平陽乃冊朱之封也徐才國都城記及元和郡縣志皆云翼城唐國帝堯裔子所封而晉陽縣北二里亦有故唐城云堯所築即燮父之所徙而河北縣南百二十八又有故堯城九域志威勝軍之臨漳城風土記亦云堯築而邢之堯山縣漢之柏人西十二有南蠻古城今相有古

柏人城九域記引世紀為堯都縣東北二十二有柏鄉城故與趙都柏鄉縣東西中分城冢記言堯所置有堯廟謂堯登此覽洪水訪賢人者又河東之南二十八亦有堯山上有堯城水經以為唐堯所理而雷首亦謂之堯山有堯祠唐之堯山亦有堯祠張朏齊地記以為巡狩所登而河清西南八十五瑕丘東南七里洙西與滑之靈祠皆有堯祠上黨長子亦有堯水堯祠集古錄記堯祠碑二皆在濟陰九域志濟陰乃今有堯溝而九州志曹為堯廟堯之所開而名若靈宇所記堯迹尤多堯舜之祠天下不勝多矣張朏皆以為巡狩之所記有所不得盡有如東海縣西北三里謝祿山上堯廟乃太始七年刺史劉崇之所立自以為堯淺為之此類尤多今荆湖南北江西兩浙桂陽永明二水以來祠場不可勝紀廣記皆不能錄

陳明卿曰古無姓氏者黎民也有姓者皆

克明俊德至時雍

聖人之德固無待而自明堯帝俊德所以克明者德性之明足以勝己之私而已大學說曰克明俊德自明也不明爾德時無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倍無側此所以為幽也惟俊德之克明故於是可以親九族惟九族之既睦故於是可以平章乎百姓九族王之親族而百姓者百官之族姓也聖人之治必自近以及遠由親而之疎是故治國者必先家齊家者必先

身此平章百姓之所以必先于親九族親九族者所以必自於明俊德而萬邦之協和黎民之於變又有待於百姓之昭明也九族惟患其不睦故必使之既睦百姓惟患其不明故必使之昭明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使既睦也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使昭明也春秋傳曰克明俊德自修也以親九族親親也平章百姓體群臣也協和萬邦懷諸侯也黎民於變時雍子庶民也天下歸之此明德之効也大抵天下之不治常由遠人之不安遠人之不安常由諸侯之不度不能修身九族何自而親不能親親百官何自而辨故必正身而後內外順必親親而後職任當方晉季世宗賢摧落姦佞在朝悼子父子既非親賢國室之徒又皆讒佞是故一時岳牧如□泰華曾無畏忌而晉陽之甲興其為不睦也甚矣迄其禍兆豈不由於俊德之不明乎此於變黎民所以必俟諸侯之協和而協和萬邦所以必俟百姓之昭明也典於親九族言以而下不言以於睦九族言既而下不言既蒙上辭也程子以百姓

為庶民。孔氏以俊德為賢士。未諳。

楊升菴曰。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帝王後。古者無民。邪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非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為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也。子曰以知尚書所稱百姓。與論語所言百姓。可以類知。堯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蔡氏注曰。百姓者畿內之民。黎民者四方之民。此不通古今之說也。聖人之視民。遠近一也。豈分畿內與四方。百姓蓋祿而有土。仕而有爵者。能自明其德。而後協和萬國。諸侯協和。而後黎民於變時雍。此其尊也。若以百姓為民庶。則黎民又是何物。豈有民庶先于諸侯者哉。舜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此二句。今之句讀。以如喪考妣為一句。三年四海遏密八音為一句。非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為一句。四海遏密八音為一句。乃協文義。百姓有爾命者也。為君斬衰三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服賈力役農畝之事豈能皆服斬衰。則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如今大行遺詔。非百姓四海不由上令而自為也。至周人尚文。則人皆有姓。所稱百姓則民庶也。論語修己以安百姓。書曰百姓有過。又曰非敵百姓也。是時則人皆有姓矣。故指民庶亦曰百姓耳。竟與百姓為有爵命者。其說出孔安國尚書古註。

九族 三族非異姓

親親、治之始也。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是、所謂九族者。夫人生則有父。壯則有子。父子與已。此小宗伯三族之別也。父者子之祖。曰上推之。以及於已之祖。子者父之孫。曰下推之。以及於已之孫。此禮傳之。以三為五也。已之祖。自已子祖之。則為曾祖王父。自已孫視之。則為高祖王父。已之孫。自已父視之。則為曾孫。自已祖視

之。則為玄孫。故又上推以及已之曾高。下推以及已之曾玄。是所謂以五為九也。五衰之等。惟父與長子三年。族莫重也。以三為五。則祖與嫡孫皆朞。以五為九。則高曾曾玄為三月矣。所謂三月殺也。昆弟為期而從父之昆九月。從祖之昆五月。族昆三月所謂旁殺也。詳禮書六十其不曰五為七者。服數盡於五也。雖然高為三月。則曾宜小功。祖為期。則曾宜大功。以祖期言之。則曾大功矣。而為齊三月。不以旁服加子尊也。

孫月峯曰。辨典之文。須如此類。確文字。圖史也。

禮齊三月而章以為曾祖。是曾亦齊三月矣。重其衰麻。尊之也。減其時日。恩殺也。此之謂上殺。高曾曾玄同為三月。所以報也。然曾服同齊。而曾玄緦。卑也。此之謂下殺。是以五為九也。記曰。閨門有禮。則三族和矣。詩書言九族。而小宗伯士昏禮仲尾燕居。惟言三族。蓋五衰之所止。以上下言之。則九。而以等衰言之。則衰以祖免所及。自旁言之。則又謂之六親一也。三族。親之本。九族。親之盡。舉三則九見矣。孔安國云。上

至高祖。下至玄孫。小記之言。亦昭明矣。而或者謂高非已之所逮事。玄非已之所及見。且出一族。則其所睦為不廣。於是執為異姓之說。此何琦所以謂若但內宗。有不足以贊帝堯之美。徒亦不知所謂上下及者。非及高玄之身。其同出乎高祖旁殺服屬之內者。皆是也。夫亦豈知世之難睦者。惟在內族。曾高外屬。世曠事希。簡薄有甚於外人者。然切髭之桓公六年傳。以外祖父母子。及妻之父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若已之同族為九族。而禮傳遂謂緦以上。恩所及。妻之父與舅有服。明在族也。女適人而係姓為不異族。故禮之戴書之。歐陽夏侯白虎通議如淳之徒。皆以為父母妻之族。合則為三。別則為九。父之族別而四。父五屬之內。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子已女昆弟適人者。子已女之子適人者子。母之族別而三。母之父母。母之女昆弟。母之女昆弟與其子。妻之族別而二。妻之父姓。妻之母姓。至引伐木諸父諸舅角丐之兄弟昏姻與頍弁之父弟甥舅。以為實謂諸父兄弟者。父之族。諸舅

諸甥者母之族。而婚姻者妻之族也。是不然。伐木詩言親親以睦洮九族也。角弓父兄刺幽之詩。頍弁諸公刺幽之詩。傳者以為不親九族。非本指也。葛藟王族刺平之詩。而以為棄其九族。行葦美周忠厚之詩。而以為能睦九族。豈其然乎。終遠兄弟謂它人父。謂它人昆。此譬遠棄親族。而謂它人為父母昆弟。爾戚戚兄弟。莫遠具爾。非它人也。協比其隣。豈其隣在族哉。況在爾淮內宗曰族。母妻之族曰黨。父可以為黨。而妻與母不得謂之族也。白虎議云。族者。湊也。聚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合。生相愛。死相哀。故謂九族。斯亦悉其由矣。嗟乎。罪人以族。此虐王之末政也。堯親舜叙。惟病施之不博。然亦有畔止矣。是故桀紂雖苛。族上一宗。秦襄以來。立三族法。張晏之徒。猶以為父母兄弟妻子。若莊子之言五紀。表紹之言五宗。庄衡玄成所言五屬。不過父祖已與子孫。莊子言六位。老氏班志賈誼言六親。六韋言六戚。

亦不過父母兄弟夫婦故貫高曰人豈不容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以論死則非異姓斷可識矣奈何刺者濫誅無藝一人犯罪禁至三屬此章帝之所為憯而如淳者猶以為父母妻之族亦大妄矣漢誅黥布不及蚡也玄之駮之亦可謂明也矣異姓之脹不過於緦緦不廢昏而士昏禮言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則亦父已子之昆弟而已大功惟不嫁娶妻黨豈妨於昏送哉

倪鴻寶曰百世不桃亦只功德王張

七廟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廟之中必有功者為太祖有德者為太宗此百世不遷者也後繼之君昭穆序位至其親盡則以桃去桃去之宗為毀廟之主四時祭之至祫而後得合食於太祖之廟桃廟無數若周家惟后稷為始祖文武二主有功德於民者為不遷之宗此一祖二宗也漢儒滋蔓遂以謂遠廟為桃有二桃焉享嘗乃止去桃為壇去壇為

墠墠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蓋以壇墠二祧是其為七斯亦同矣夫宗廟之制雖親盡之主猶當藏之於祧何以壇墠為是暴之也此蓋曰於金縢周公為三壇同墠為禱之文而以為祧廟皆當然爾或曰周之文武為不祧之廟自是以下皆迭毀降去之此亦非也廟者親事之主也祧者親盡別藏之主也入廟者為祔於出廟者為祧有祔者必有祧言祧則非廟言廟則非祧矣今乃以二祧是之為七豈理哉且既曰不毀又豈可名之曰祧廟邪

丘瓊山曰祧祔之義不射則子孫凶戾有進退祖宗之權狄梁公以之救唐祀矣祇于二字清潔

○按七世之廟在商時了然周以文武親盡當祧而有功德當宗別立文武世室皆百世不遷故周獨有九廟自后稷祧者藏文世室昭祧者藏武世室

堯水不禱

宋大水。鼓用牲於社。湯大旱。禱桑林。大水用牲是水有禳事矣。水有禱禳。堯胡爲而不禳。大旱鼓禱。是旱有禱賽矣。旱有禱。水胡爲而不禱。曰水之有潦猶人之有水蠱也。歲之有旱。猶人之有痺疾也。痺疾水蠱。人之奇疹。潦災旱熯。亦天地之大疹也。痺疾水蠱。非善誦之可蠲。非禳禱之可免。大水大旱。豈善誦善禱之可後哉。堯舜神聖。委其然也。是故不易致。不致禱。

惟命伯禹益稷治之而已。是蠱之必用醫瘴之必以藥也。伯禹益稷從而治之百川順流。此亦天地之蠱瘴。而獲夫良工之起之也。然則湯之致禱。豈知不足於聖人歟。亦示教也。身有疾。有不可不為善親有疾有不可不盡誠。亦子冒疾。藥之弗至。抑坐視而弗軫乎。抑將走辯祀而幸其功之一見乎。然則湯之禱。宋之鼓。亦所以盡其誠而已矣。故湯宋之致禱。亦示教也。堯舜之不禱而命禹。以任王也。榮社伐鼓其亦果能益乎。桑林者社也。社為陰。鼓用聲也。聲為陽。伐鼓於社。以陽而起陰。有是言也。雖然。桑林之舉。將七年而後禱乎。禱七年而後應乎。七年而後禱民事不已緩乎。禱七年而後應其報不亦晚乎。吾固曰湯宋之禱。以示教也。堯任正也。由智者觀之。思過半矣。

鍾伯敬曰俱從無來往處。討出思路。議論玄達。

星次說

費直書十二篇。以易卦配地域。蔡邕月令章句以節氣當國分。及皇甫謐作帝王紀。浪以月律配入辰次言之。而事益支矣。按蔡邕之說。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衛之分野。以至元枵小寒大寒居之為齊之分。若謐之說星紀之次。於辰為申。謂之赤冀。若於律黃鍾斗建在子。吳越分野。以至折木於辰為寅。謂之攝提格。於律應鍾。斗建在亥。燕之分野。此班鄭之說也。

鄭氏律說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而辰在星紀應鍾亥之氣十月所建而辰在析木班固曆志娵訾之初危十六度為立春中營室十四度為驚蟄元枵之初婺女八度小寒中而危初為大寒二子蓋原乎此夫星紀東北而吳越寔東南降婁娵訾戌亥之位而魯位實在東北齊表東海而星且壯秦處西垂而次乃南故或以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為說武王克商歲在鶉火鈴州鳩云歲之所在我周之分野則周屬鶉火故自柳九度至張十二度鶉火之次為周之分晉文即位歲受實沈董曰所云實沈之虛晉人是君則晉屬實沈故自畢十二度至井十五度實沈之次當晉之分自張十七至軫十一鶉尾楚分故魯襄二十八年歲淫元枵裨竈知楚子之死謂歲棄其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則鳥尾為楚矣自氐五至虛九大火宋分故魯昭十七年星見大辰梓真知宋鄭之火謂宋大辰之虛皆火房也則大火為宋矣然春秋戰國

按吳越南而星紀北齊東而玄枵北衛東而娵訾北魯東而降

婁西魏冀州之國也晉則不屬于冀而屬于益魯兖州之國也魯則不屬于兖而屬于徐此分野之說為苟哉

地每遷變三晉未分晉果何分秦拔西河魏當何屬周既東西何都而直鶉火陳滅於楚何自而入韓分前封後據又豈得如康成之所謂同時而當星次哉況乃中邦幾何三千以去夷蠻戎狄外更綿邈詳觀諸書蓋亦支離而未嘗究也按甄曜書次三十度度分一度之廣九夷八蠻五戎六狄豈日星不臨哉古之國邑不過百里何常而得專次況古萬國周于八百又豈皆無受封之日而獨此十二國得當之乎七國之初天下雌燕雄魏韓魏趙地動亘數郡厥後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於輿鬼豈趙魏之地歸秦而遂屬秦之星乎秦乃周也不曰周而以東洛為周唐都京兆二郡既入畿內而說者尚謂秦分則是國易而地不易也吳楚齊晉春秋之末廣土所至一時配入而不知疆域雜亂之不可要也夫風俗之所以異以廣谷大川之異制也州郡

黄石齋曰。州郡之名一代數改。山川之秀。千古不易。唐僧一行。詔山河脉絡于禹貢分州。兩界。識雲漢升沉于四維。分四象之中位。自上元之必以山川定疆界。使首以度爲紀。據山河以分其野。然亦未之盡也。苟以兖州可移兖州不可移。兖州不可移。梁州可移。梁州可遷。而濟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故禹貢爲

雖改山川不移。閩浙五嶺。本自兩越荆揚徐梁。正爾三楚。亦何得以是制哉。此一行所以惟取七宿之中。人又非。而前星且不變邪。禹貢無言保章之說。惟不得而執也。雖然。豕韋祝蔡。大梁凶楚。元枵見饑于宋。鄭星紀定。占王吳越。永嘉中歲。白熒惑聚牛女間。時謂吳越當有興王。未幾是歲。元帝登極。故史臣謂星斗是徑符堅。會淇南寇。石越對以歲鎮斗牛。福德所在。而符融亦以吳越爲不可伐。蓋有不可誣者。歲之所在。爲福。所衝。爲災。故師曠梓慎。有得而言。天道在西北。而晉不害。在越而吳不利。皆以歲言之也。能宋鄭之星。宋大辰之次。陳太昊之虛。鄭祝融之虛皆大屬也。然衛顓頊之居。則水屬矣。吳越同分。而史星以爲越得歲。吳不應伐。是又不可曉者。昭公七年。

萬世不易之旨。淡之作史者。上于邵晦。故州郡移易。其書遂庶。

四月日食。說者以爲魯衛之惡。春分之日在魯衛也。十年歲在顓頊之虛。董氏任氏實守其地。則森薛之分矣。前哲之言。蓋亦自有所見。要不必牽乎此。餘如未然。要以九州之分爲正

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驗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凶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唐書月令

敬授人時。此帝堯之急政。聖人以之首書。民事之為重可知矣。禮有月令。世皆以為出於管子。不韋之書故傳子云月令取呂氏春秋。至杜君卿乃以為出於管子不韋。編之以為十二紀之首。漢世戴聖始取以入禮記。蓋以管子有幼官四時之篇。然亦不知周公已有時訓。而時令解見之周書。此蔡氏所以謂為周公之作。孟冬祈來年。則建甫子矣。是周正也。正歲合

諸侯若諸侯之所稅非秦事也而或者猶謂周以六冕郊天以大喪玉輅大常迎氣而月令車服並依時色況乃太尉秦有則非出於周代是亦不知劉安時則之訓本之月令而亦時有增損顧得謂漢時乎常切攷之特亦本之夏小正爾小正之書顧亦本之前代炎黃顓嚳一代之治斯有一代之時惟甚來者甚遠是故歷代傳實以為大訓故雖有變易而其大者猶不得而易也頃見郭京易舉正序言我唐御注孝

表了凡曰文可變質不可變凡可變易之

經刪定月令以知唐室嘗改古之月令矣中見斗南於世家獲唐板五經首帙為既其本既禮記以為先而以月令冠篇曲禮次之月令之篇則於每月分節與中氣而異言之謂呂氏定以孟春日在營室無適變通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洎乎月朔差異中星見殊乃令雩祀愆期水旱作沴事資革弊於是定以杓建準攝提而刪之命集賢殿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李林甫門下侍郎陳希烈等為之注

疏必非聖革新故之義或乘時勢或曰利便豈云強乎

此即唐志御定禮記月令一卷者爰表出之以見唐世猶以民事為重云淳熙新元四之日墨莊藏書

管敬仲曰東方曰星其時曰春其氣曰風春行冬政則雕行秋政則霜行夏政則欲南方曰日其時曰夏其氣曰陽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西方曰辰其時曰秋其氣曰陰秋行春政則榮行夏政則水行冬政則耗北方曰月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冬行春政則泄行夏政則雷行秋政則旱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月爭明則修生

李卓吾曰誣理怪事弟古今無此等叙闕沉傳才智腐于心胸矣名理困于來冥矣○亦在一并載上

沈璧

書中候握河紀云堯即政十七年仲月甲日至於稷沈璧於河青雲起西風搖落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自河而出臨壇而止吐甲迴遣甲似龜廣九尺有文言虞夏商周秦漢之事帝乃寫其文藏之東序而世紀言堯與群臣沈璧於河乃為握河紀今中候是也王元長云握河沈璧孫氏瑞圖云帝堯即位坐河渚神龍赤色負圖而至備載山澤河海之形國土之分域

玄雲蓊云。龍飛何蜒蜒。鳳翔何嶷嶷。昔在唐與虞時見青雲祭此也。帝舜祗德欽象有光。玄云象天也。治象位者也。至於稷典榮光迭至。黃龍負圖卷野至水畔置舜前。舜與三公大司空禹等三十人。集祭圖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合志。萬序咸得休氣充塞。見孝經援神契藩侯倍位。辟公皆就立。如舜周公差應。差應邪錯在後聖當受神位故近之。至於日昃。榮光汨河。青雲浮至。青龍仰。玄甲臨壇。止濟止圖滯。青龍靈仰之使玄甲此以褒圖周公視王公視聖人精明故先視。其文言周世之事。五百之戒。與秦漢事中侯

摘洛戒云。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阼。即攝七年。鳳凰見。蓂莢生。青龍銜甲。玄龍背書。以上野王符瑞圖。故中侯又云。周成王舉堯舜之禮。沈璧於河。白雲起而青雲浮。乃有蒼龍負圖臨河。然據考之。亦黃帝之事爾。以按野王符瑞圖云。黃帝軒轅氏。東巡省河。過洛。又沈握視將加沈璧。沈握沈珪。集歷呈臻。皆臨諸壇。河龍負圖。出赤文象文以授命。象字象時代。出握河記。龍魚河圖云。天授帝號。黃龍負圖。鱗甲光耀。從河出。黃帝命侍臣寫以示天下。河圖又言黃帝云。予夢兩龍授圖。

乃齋往河洛求之。有大魚泝流而至。泛白圖。帝跪授之。而河圖挺輔佐曰。黃帝特齋七日七夜。天老皆從。以游河洛之書。至羣媧之泉。大鱸泝流而至。問五聖莫見。獨與天老迎之。蘭葉朱文。五色畢見。沈白圖以授帝。見兎園策。又云。黃帝游於河洛之間。至澤鴻之泉。鱸魚負圖以授帝。蘭葉朱文。名曰錄圖。前河圖亦云。黃帝游洛水。有鯉長三丈。身青無鱗。赤文成字。故世紀言黃帝時大震三日。帝游洛水。上見大魚。三牲醮之。天甚雨。七日河流而得圖書。則非止握河之說也。

鍾伯敬曰。理為不必有。事則不可無。然後世紛紛符瑞之家。曾不敢託。辭比擬者。摠在。虞夏商周秦漢之事。一句托出。今古斯震世之奇譚。

路史餘論卷六終

重訂路史餘論目次

宋 盧陵 羅 泌著
明 仁和 吳弘基訂

卷之七

蓂莢
五老
陵臺
繇余氏

太凶季

呂深碑有虞

歷山

太尉

小乂之過必文娶同姓

瞽叟殺乂

右計十首

重訂路史全木

盧陵 羅泌 輯
西湖 金堡 閩 仁和 吳弘基 謝鴻禧 仝訂

萱莢 失草

萱莢曆莢也。世紀云堯時蓂莢夾階而生每月朔。則生一莢至月半而十五莢十六日後日落一莢至晦而盡若月小盡則餘一莢。歇而不落。王者以之占曆應和氣而生。舜亦如之。一名仙茅。故田俅子云。堯為

天子。蓂生於庭為帝成曆。瑞圖云。葉圓而五色。日生一莢。至十六則落一莢。及晦而盡。白虎通義云。攷曆淳度。則生。書中候摘落戒云。堯舜時皆有之。周公攝政七年。又生。亦見伏書大傳。或云朱草。大戴禮云。朱草日生一莢。至十五日後日落一葉。周而復始。按孝經援神契云。朱草生。蓂莢孳。則二物也。注朱草者。百早之精。狀如小桑。栽子長三四尺。枝莖如珊瑚。生名山石岩之下。刺之。知血。其葉生落隨月晦朔。亦知蓂莢。則蓂莢之類爾。三禮義宗云。朱草。赤草也。可以染絳為服。以別尊卑。王者施德有常。則應德而生。光武中元年。群臣奏言地祇應靈。而朱草萌生。又有赤草生於水涯。則非蓂莢矣。云仙茅者。誕矣。

古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一葉為一月。閏十三葉。宋人閏月。表梧桐之葉。十三黃。柳之。尾。一寸。蓂莢候日。梧桐候月。草木自然之曆書也。

孫月峰曰。緣飾名義。

袁了凡曰。天生曆書。蓂莢是已。

抱朴子云。又名仙茅。今西山諸毋所種者。頗異。它處少年湯飲輒致口鼻出血。仙方云。明旦服鍾乳不死。婆羅門僧進之

五老人

酈元水經注云。堯帝修壇河洛。擇良議沈。率舜等升首山。道河渚。有五老游焉。相謂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童也。言訖。五老乃翻爲流星。以入昴。事見論語比考云。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游首山觀河渚有五老游河渚。一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曰河圖將來告帝符。五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曰河圖將來告帝符。有頃赤龍銜玉苞。舒

禮則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威書威。曰知我者重童也。五老乃為流星。上入昴。黃姚視之。龍沒圖在堯等英發曰。帝當樞百。則禪于虞。堯喟然曰。咨汝舜。天之歷數在汝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乃以禪舜。故任彥升宣還皇后令云。堯見五老入於河。一老人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又一曰河圖推龜告帝謀。又一曰山川魚鼈荷聖恩。又一曰河圖推龍銜玉繩。歌訖。五老飛於天。入昴寰宇記。今河東縣故永樂東北三十里。有五老山。堯升首山。觀河渚。五老人為流星上入昴。今河西縣西十七。五老仙人祠也。夫古之事亦有原矣。今道之營道北五里。有五老人祠。昔唐國子司業為道至衡陽。遇五老人來迎。自云舂陵人。與之帛與僕。問所居州城西北五里。至訪之。則無有。惟五龍并遺縑在焉。乃立祠。即曰五龍祠。貞元十九年也。大觀四年二月賜號崇應。政和侯封曰。壽聖壽通壽寧壽成壽應云。

陵臺說

大荒南經。帝堯、帝嚳、帝舜、皆葬岳山。而海內北經有帝堯臺。帝嚳臺。帝舜臺之類。非一。夫帝王之冢曰陵。亦謂之臺。傳言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植。乃以爲衆帝之臺。故帝嚳冢曰頓丘臺。堯毋冢曰靈臺。鄴有魏文武甄后三陵臺。張賓進所言三臺險固者也即在上世。亦謂之山。黃帝葬南甲山。曰橋陵。亦曰橋山。是矣。蓋山者取其如山。陵者取其如陵。曰謂之山陵。

爾。風俗通云。陵者天生自然。故王公冢稱陵。或云秦曰山漢始曰陵。蓋有二陵。豈漢始哉。若臺者。猶夷俗之言路。

張賓王曰五老陵墓。繇余諸篇。清真玄別。唐宋小說本色。

繇余氏墓

陶臣氏　烏阪氏

蘇州節度使錢元鏐之猶子文炳。爲元帥府判官。檢校禮部尚書。顯德中入京供奉。能文學善應對。尤精青島之術。開寶五年。妻丘奄化。訪吉兆於報恩禪宅之側。古松區中。僧常素者。共短叢薄。据岡。當必昔賢墳麓。不可重營。炳執不從。董役發之。果古墓道。版石數重。梓廬灰盡。惟一骸亞石間。長逾丈。脛且三尺。明比南金。東一銅鐺。傍縷青花。西壁劒器。亦且敗毀。

惟環在靶佳玉所成合抱夫宮瑩然精白炳心尤愛不聽役入曰酹而下將攬其環忽一黑蜂狀如毬丸從劒下螫炳右眉間尋見悶絕輿還乃卒秦具掩之翌朝炳之丞子知玄方伸號躃遽亦冥然見一丈夫道貌古野身度丈餘魚鱗之甲色如金徒跣挺劒前語玄曰我帝堯之臣繇余氏也與陶臣氏島陀氏佐禹理水以功封吳獲葬於茲當時此地乃海東漸之山也宅兆臣吉居之且安柰何而父剉愎骨版

李卓吾曰若使卓老於此敲螫導入討出本末何致一螫而絕惜哉

石顧已非義而乃更欲奪吾玉欄罪孰甚焉雖今擊死然方隸吾籍吾於冥間大有主治而父且無蓄宜勿念悼知玄始甦鐵公希白特為之紀以知宅墓凶告始諸太古而冢訟之說為不可掩堯帝而來汔于開寶數百千載而精爽猶在足信定分之不可逾而直諒忠忱之不泯也

南岳魏夫人言禍之寂急者惟墓風與冢訟

蘇紫溪曰富貴人不可不看冢訟條子

去凶年

四凶之去。熙朝以来。明經之士。間有能知而先後之際猶不能究。卒亦同乎為妄。舜攝之初即分十有二州。既而流四凶族。命禹平水。水土平而後復為九州。故得共工流於幽州。四凶之去。在十二州分後明矣。在舜典自可見。說者乃以為舜十二州。在禹平水別九州之後顛倒失統程頤之徒咸謂殛鯀在說明刑之中。非失分州而後殛。胡益之〻徒。至謂幽州崇山

國事當作國策

三危為共驩三苗先封之地。而今乃流放而竄之。鯀治水無狀。嘗竄羽山。今出怨。故更殛死。俱為碍理。大四凶。皆當時世家公卿巨室用事之臣也。莊子之言共驩苗民之罪。皆在堯時。陸德明云。堯云十年放驩兜。六十四年流共工。六十六年竄三苗。未知其所據雖頗不合。然堯遜禪之意。固在六十載後。大戴記孔子之言。四凶之去。亦皆堯世。而荀子國事淮南鴻烈皆言堯伐驩兜國事。荀子亦言堯伐共工。周語言堯殛鯀則鯀之殛。非舜明矣。按舜紀云。舜歸言於帝。乃流共工。周書則云共工久居重位。而唐伐之。是說學者往往以為非經。有不之信。然呂刑言遏絕苗民。安國亦顯之為堯矣。鯀與共二詳之。正以誹禪見竄。而世猶謂鯀以治水無功。殛果足信歟。夫有勞于民者。先王一皆視之。鯀縱治水無成。而仂作九載。亦勤于民事者矣。孰有至殛死者。向使鯀不能啓其功于前。則禹亦未能速收勤於後。祭法之言。鯀障洪水。禹能

修鯀之功。則鯀非無功也。果無功。殛則何得見于夏郊。蘇子瞻云。四凶之罪。莫得其詳。忽諸。

呂梁碑

呂梁碑劉耽作字爲小篆。鈎畫訛泐。間可認者。僅六十言。耽於傳無聞矣。據碑之言。皇帝登封之歲。則蓋秦漢間人也。碑中叙紀虞帝之世云。舜祖幕。〻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叟產舜。命禹行水道。呂梁。特此節完備。爲可攷質之於傳。惟無句望。且。不。言。出。自。黃。帝。諒。得。其。正。甲申秋。七月。觀於內相郭知章明叔家公。異時亦嘗集錄古刻。多六

一先生之未見者二百。斯其一也。字勢權奇。蓋莫之辨。嗚呼。有虞氏之明德。千古被之而無斁者。孰有世祀之不明者乎。繇數千歲之後。予得論而次之。天未喪斯文哉。呂梁者龍門也。而彭城之東一亭。亦有所謂呂梁。蓋猶夷陵陸渾交阯等處之龍門云。

楊升菴曰。序舜世系。與史記蓋同。而不言出自黃帝。此可以說二女同姓尊卑爲婚之類。

歷山

歷山。今河東縣之雷首山也。其山九名。一曰首陽。臨河與大華對峙。即謂歷觀。揚雄所云登歷觀以迓望者。樂史謂在偃師西北二十五里。有舜廟舜井。嬀水汭水。嬀南汭北。嬀一作溈溈汭舜廟後。周宇文護造地記云。二泉在首山北山中。皆迓山下而入河。然孔安國馬融王肅杜預皇甫謐皆以爲汭爲嬀水之曲云。然後魏輿地圖上谷記下洛城西南四十有潘城。城西北三里。亦有歷山。形如覆釜。下有舜瞽二祠。云是舜居帝之跡迹

何聞至是。而齊之歷城南五里。又有歷山。水經注云上有舜祠。縣東復有舜井。亦云耕處。寰宇記在縣東百步云。舜之所穿。又有華水與歷山井。遯曾子固言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康成謂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而負夏則衛地。皇甫謐乃謂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為即陶丘。乃定陶西南之陶丘亭。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年。其地必不大相遠。今皆在魯衛間。則歷山不得獨在河東。遂以為娶後所居。後世目有嬀水而遷就之。齊州二夫堂記。河中。乃帝所生。爰所都而歷城古歷下也。其相去也遠矣。耕漁之時。徒以瞽叟不順。暫即荒野。顧非日後就販之比。其初未必遠去父母之側。河濱雷澤。其說未悉。按九域志。濟南濮陽河中。皆有歷山。俱存祠廟。而今秦地池陽澧陽始寧河縣上虞無錫。亦皆有之。子列子云。舜耕河陽。書大傳云。舜陶河濱。按元和志。乃河東縣北四十之故陶城。蘇氏演義云。歷山有四

諸理齋曰。事在人耳。遠矣。耕漁之時。徒以瞽叟不順。暫即荒野。顧非日後就販之比。其初未必遠去父母之側。河濱雷澤。其說未悉。按九域志。濟南濮陽河中。皆有歷山。俱存祠廟。而今秦地池陽澧陽始寧河縣上虞無錫。亦皆有之。子列子云。舜耕河陽。書大傳云。舜陶河濱。按元和志。乃河東縣北四十之故陶城。蘇氏演義云。歷山有四

一河中。二齊之歷陽縣。三冀州。四濮之雷澤。雷澤不聞有二。耕漁必不相遠。即此為是。今曹濮間有舜泰龍井定陶城皆其跡也。然歷山何止四哉。信都之歷山。樂史亦以為舜耕在是。援神契云。舜生姚墟。應劭謂與雷澤相近。寰宇記在雷澤縣東十三里。歷山在縣西北十六。今濮之雷澤西北六十。有小山孤立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屬池。曰之姚墟。劭謐緣之皆記舜耕之所。而池之建德東十里。更有堯城山縣南三十有堯城堯祠云。堯巡所至。梁武於此立太原府。縣北二十為舜城。城有舜井。有甑山。上有堯舜二祠。元和郡志。謂是兩帝南巡所至。甑山隅井曰舜井。秋甫志歷山在東流縣東三十里。高八十丈。上有堯新安志在祈門西八十五里。寰宇記石棣西百六十有櫟山高五里。上有澄太湖縣北七里龍山。公有堯舜廟。說亦以為放勳。乃唐之神堯也。而周處記。始寧累溲有舜所耕田。一山多柞。因謂甑山。而以具區為之雷澤。以其中有大小雷山也。王介甫從之妄矣。失使帝果南巡至是。亦何豫耕

漁之日邪。風土記云。太湖中有大小二雷山。相距六十。大雷高百二十丈。長興東北六十其間曰雷澤。即舜魚處。故折東有餘姚上虞江為舜木土。耳凹姚嬀之名。在在而是。金之西城。故有姚方嬀墟。杜佑謂舜生此。而世本亦謂嬀墟舜所都在西城。今長沙縣有溈水云舜所都。而上虞之損石。號為公巘。會稽又有嬀水。三撫之泉經之東入海。圖經亦以為釐降之地。柷阿故縣又有濼水。俗呼娥姜水。原有娥英之廟。水原山上有帝舜祠。下開大穴。為之舜井。寰宇記羅姜水。兖之泗源又有陶墟。亦有舜井。其西阜號嬀亭。山下之一漏澤。方十五里。指為帝之所漁。不知此自桃墟謝息之所遷者。又水經注上虞一曰虞賓太康地記。為避舟米之所。而雷澤亦非一。周處謂是太湖。故寰宇引尚書釋言謂在寗澤若陽城漢獲澤縣。墨子則言舜漁在此澤。今在陽城西北十二。寰宇記為烏號切矣。郡國志言邑西今有地名舜田。然今潭之益陽。岳之沅江。故梁之重華縣有虞帝城。記亦謂是所都。而述異記去湘水

陳眉公曰虞聖遺風何地不異獨此鄉之愛專也

岸三十有相思宮。望帝臺。志為二是之迤零。道臨武桂陽藍山筭處。悉有帝舜之祠。藍山更有舜水舜鄉縣西十五。與永明西十五皆有娥皇女英之廟。江華太平鄉。有舜女寺。即按歷城東南十里之廟山。晏氏三齊記在縣東南。後人思舜而置廟也。湘中記云地有舜之遺風。人民純林。故老猶彈五絃之琴。為漁父辭。莫不以為虞帝之居。豈盡信邪。

留青日札云今襄陽均州上阪窰子鋪。即舜耕處。

有糠山。碎米山。田中石蓋井。即舜所浚者。修其觀左一穴。云即從空旁出處。

太尉

尚書中候握河紀云舜爲太尉故帝王世紀云命爲司徒太尉正月以太尉行事按月令命大尉贊桀俊鄭注太尉秦官漢志亦云獨應氏官儀以爲周官而康成中候注晉從其說與禮注相異故束晳据中候以追難之正義且曰中候之言謂三王有司馬無太尉以爲堯置之而三王不置予攷春秋元命苞云堯游於河赤龍負圖與太尉舜等百二十人覈視之而

合誠圖言。堯坐舟中與太尉舜等臨觀。鳳皇負圖。授於堯。赤玉為匣。長三尺。廣八寸。厚寸。黃玉檢。白玉繩。封兩端。章曰。天赤帝符璽。而春秋運斗樞亦云。舜以太尉之號。即天子。五年二月東巡狩。中舟與三公諸侯臨觀河。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蔓入水而前去。黃玉為匣。長三尺。廣八寸。有戶。白玉檢。黃金繩。芝泥封兩端。章曰。天黃帝符璽。鳥文舜與大司空禹臨侯博望等三十人集發圖。六色繩長三十二尺。中有七十二帝地形之制。天文位度之差。藏之大麓。而河圖所云。與此畧同。則其為說久矣。然呂氏書孟夏命太封贊傑。不云太尉。黃帝時大封為司馬。是太尉也。周之大司馬。至秦而為太尉。漢武復為大司馬。東漢復為太尉。尉者自上安下之辭。周官大司馬。戢進賢興功。以作邦國。王制司馬。辨論官材。皆贊傑遂良之事。劉昭以為緯候之書。貴尚神鬼。動挾怪誕。太尉官實司天。虞舜作宰。璿衡賦政。當是據位以書前職。非虞氏之實號。蓋太尉之職。寔舜所掌。遂以職同而追稱之。非官之繆。康成自注中

表了凡曰。後世只守此說是。是除妄驅佞

候。至於禮學。豈遽忘帝之職位哉。蓋亦知之。不發之中候而發之月令也。

小人之過必文　劉𤖅

同人於宗。式吝之道。而男女以同姓。則其生不蕃。故子產曰內官不及同姓。則生不殖。內有四姬。而晉侯之疾不差。婚姻禍福之階也。是以君子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所以附遠厚別。知自別於禽獸也。胥季曰。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數。異數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異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毓災滅

姓。是故娶避同姓。畏亂。災也。昭公娶吳。死不書姓。若
盧浦癸娶慶氏。而云宗不避予。呂后之妹歸於呂平
茲何可據王莽嘗言姚嬀陳田王五姓予同族。皆以
為宗。然至宜春侯女。則遂以為姓出各別。納之稱之
曰宜春氏。豈知訢亦齊之王邪。臨淮陳嬌劉頌近親
養於姑陳而冒其姓。及納頌女。則亦以為姚虞陳田
同出於舜。而世皆為婚禮律不禁。劉毅既婚劉疇太
常非之。則更以為鍾出鍾離。胡同胡毋。單複相婚。不

以共本為悔。於是貽書卞壼。以謂堯舜之婚正姓分
絕於上。應韓之通庶姓異終於下。而苟崧遽以為可。
吾乃不知堯舜大聖。反為後世變情敗俗。亂倫無禮
之魁也邪。而禮傳遽有上古五世通婚。與商人六世
相婚之說。豈非小人冒禮者之自為地乎。夫小人之
犯義。曷嘗不假聖人以藉口哉。禮聖人之所性。而聖
人禮之所自出也。狂者嗜膚指。醉者嗜土糞。頗謂醒
者亦為之乎。庾蔚之云。同姓之婚易置矣。而小人情

巧。又益假在邊地。無他與婚。如可恕者。假使又無與婚。則將遂與豕交之邪。春官小史掌奠系世。辨昭穆。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婚姻不通。後世士大夫譜系不著。族無綴食之義。而下失事宗之禮。氏姓莫別。故王通曰任薛王劉崔盧之婚。非古也。何以視譜。魏氏春秋司空王基。當世大儒。而納司空忱女。以為姓同源異。周室之後。昌黎張仲取范陽張璉女弟。猶諮張卓而後婚。王伯與鄭康成高雋

張受先曰。此等乖戾。多出代不肖人之手。何何責乎庸人矣。

弟子。而亦為子稚賓納三處道之子。於時清議盡無譏誚。則知禮傳之妄。有自來矣。而杜佑儒宗。恢博冠代。而乃亦有商以上婚不隔同姓之說。豈習見之稔而莫覺邪。江南陶穀。唐氏子也。後納唐女。士有致議。則更以為正。自殊出。以知非禮之人。大率一律。故子常謂後世教失其本。讀經史者。恣為濫說。徒以資其所欲為爾。讀書者之為多。市井之不為渠不信矣。

瞽叟殺人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叟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然則舜不禁歟。曰夫舜惡得而禁之。以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孟子之言蓋以爲受法者設也。而劉敞明舜以爲凡聽五刑必原天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商鞅作法可謂慘刻猶以太子爲君之貳不可刑乃刑其傅豈有臯陶爲士而瞽叟執者五臣蔡以爲非孟之言蓋言舜克諧瞽若而不格姦孟子亦言瞽底豫矣豈有殺人之事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

某曾門曰據定。

親不可以為子。舜視天下歸已猶草芥。惟不得乎親。則不可為人。豈有不禁之事。臯陶無執瞽之理。舜亦輒之過。說瞽叟未嘗殺人。臯陶無棄天下而逃之事。葉夢得輩。云輒為理縛。和是尚論。心昏。痴人說夢。說夢為醒夢乃甚矣。

劉須溪曰。三人立論。

以為瞽叟真殺人。而臯陶真執之。舜真竊負而逃之失之遠矣。夫春秋之書殺大夫。或曰公子。或曰世子。或曰兄弟。公子未命大夫者。其重視大夫。世子君之世嫡。而兄弟母之昆弟。其見殺不以有罪無罪皆斥其君以明親親之道。周制同姓有罪。不即市。必致刑于甸師。不與國人慮之也。公卿士庶。則有議親。公族有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為人君而自賊其類。不祥莫大焉。宣帝之詔。父子之官。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庇而存之。誠愛結於心。忠厚之至。豈能違之。自今子匿父。妻匿夫。孫匿祖。妾匿其父母。皆勿坐。惟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訖仍請廷尉以聞。豈有為天子父殺人。而廷尉得執乎。曹操馬騰入麥主簿議罪。而自刑割髮。太子馬蹄踐雷廷。理依法而斬。輔戮御唐。黨仁洪。坐贓百

李卓吾曰自國制同姓至此皆後田事不足尚論在古資談風可也

萬當死。五奏太宗閔其自首就戮方食徹案將法出之。名五品以上曰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失信。今朕私黨仁洪。是自亂其法。上負於天。命有司設草南郊。進蔬飯。將請罪三日。群臣前後固請。乃止。夫唐臣猶不聽太宗請罪南郊。舜之諸臣。豈聽其竊負而濱海哉。晉國有訟。士匄聽之。士匄不明曲直。要辭未合。而曰天子所右右之。所左左之。是知尊天子而未知決獄守法之道也。法者。天下之法。而天子特司之爾。其權固不在天子。而在於士。師成王命君陳曰。商民在辟。予曰辟。汝惟勿辟。予曰宥。汝惟勿宥。惟厥中。是則縱舍輕重。惟法是視。天子固不得而豫。然惟厥中。則固有其權矣。直躬證父攘羊。孔子惡之曰。直躬一父而再取名焉。石奢之父殺人。楚昭理而縱之。奢吻而死。而孔子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孰有瞽殺人而陶真得而執之者。然則如之何而可。舜不難離于隱法。陶不難于棄士而已矣。隱法不過失位。而天下

之父子悅棄士不過失職而天下之君臣定舜豈得為不君而陶豈得為不臣哉

袁了凡曰桃應胸中認定天子二字直是那裡不得已將雞處題目付在臯陶身上子輿只看得尋常竟如區分毫末事體如此天子可以放心做天子之父可以放心殺人執法之士可以放心定辟天理機鋒有水到渠成之妙

路史餘論卷七終

豈得